



Mango Elephants In The Sun

心灵旅站

苏珊娜·贺蕾拉(美)/著

谭家瑜/译

云南人民出版社

—— 星空下的盛宴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心灵旅站：星空下的盛宴/ (美) 贺蕾拉著；谭家瑜译.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10

ISBN 7-222-02997-4

I. 心... II. ①贺... ②谭... III. 长篇小说 - 美国 - 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53089 号

责任编辑：瞿洪斌

封面设计：袁亚雄

MANGO ELEPHANTS IN THE SUN by Susana Herrera

© 1999 by Susana Herrera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Shambhala Publications, Inc, Boston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c) 2000 by Yunn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23—2000—001/002 号

心灵旅站

——星空下的盛宴 (美) 贺蕾拉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书林街 100 号)

邮编：650011

云南新华印刷二厂印装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1 字数：250 千字

2000 年 1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 7-222-02997-4/I·801

定价：19.80 元

心灵旅站

蜥蜴的梦境是圣洁之地，
也是围绕非洲远古烈火
歌咏起舞以示欢庆的圣土。

——《蜥蜴》，西非喀麦隆，公元前四二七年

目 录

【1】	梦醒.....	(1)
【2】	蜥蜴说.....	(6)
【3】	成了大象.....	(11)
【4】	你活着吗?	(14)
【5】	蛹.....	(23)
【6】	医生来了.....	(26)
【7】	我正活着.....	(31)
【8】	我要买你.....	(39)
【9】	家信, 一九九二年九月.....	(47)
【10】	蜥蜴说	(50)
【11】	纪律	(53)
【12】	吃苦	(59)
【13】	平衡	(66)
【14】	美国单车	(76)
【15】	爱莎杜	(79)
【16】	蜥蜴说	(82)
【17】	薇伦婷的孩子	(84)
【18】	坏消息	(90)

【19】	胖女人	(98)
【20】	“真奇妙!”	(104)
【21】	怎么啦, 医生?	(112)
【22】	大象与巫师	(117)
【23】	蜥蜴说	(122)
【24】	夕阳下的芒果象	(123)
【25】	选择我们	(132)
【26】	艾格和法兰斯沃	(134)
【27】	转圈圈	(138)
【28】	蛇	(144)
【29】	家信, 一九九三年三月	(149)
【30】	非洲天空	(151)
【31】	蕃石榴	(154)
【32】	喜和乐	(161)
【33】	家信, 一九九三年六月	(164)
【34】	小蚂蚁	(169)
【35】	蜥蜴说	(173)
【36】	怒火	(175)
【37】	姐姐病了	(179)
【38】	医院	(183)
【39】	遗憾	(187)
【40】	紧急事件	(193)
【41】	精神家庭	(199)
【42】	蜥蜴说	(204)
【43】	洗礼	(206)

【44】	这一天	(211)
【45】	冰淇淋	(243)
【46】	家信，一九九三年十二月	(253)
【47】	探望	(256)
【48】	弃我而去	(269)
【49】	自由	(278)
【50】	家信，一九九四年一月	(283)
【51】	心与魂	(294)
【52】	蜥蜴说	(297)
【53】	非洲眼睛	(301)
【54】	照亮前程	(309)
【55】	希望的周末	(311)
【56】	疟疾	(321)
【57】	药河梦	(327)
【58】	甦醒	(333)
【59】	天堂咖啡屋	(336)
【60】	谢别	(339)

【1】梦 醒

芒果树、
香蕉叶、
大象、斑马、长颈鹿与蛇。
一条黑、橙相间的大蜥蜴，
彩妆舞和令人屏息的击鼓声；
赤红落日与银盘满月，
我伸手可及，并可从天空中摘取。
噢——那只是场梦吧……
不。
我在非洲。
不。
非洲在我梦里。
且慢……
那声音是真的。
什么声音？
是清真寺在召唤回教徒祷告的声音。
我在非洲！

我朗声歌颂——非洲；再来一遍——非洲。那声音——某个呼唤我醒来的声音——在我心中回荡，我仿佛是一尊被敲响的钟。

非洲沙漠的香气在空气中弥漫，我一饮而尽，品尝那湿润的晨风透出的浓香，和那高歌一曲之后留下脚印的孩子们扬起的灰尘散放的苦味。我尚未睁开眼睛，阳光便搔弄我的嘴唇。我从床边走到屋外，站在我家门前仰望光华渐淡的星辰。我知道我已不在梦里，因为我每吸一口气，全身便充满非洲的芳馨。我吐出一口气，徜徉于一片庄严肃静中，那正是我内心一直渴望的感觉。

村民被冷漠的撞钟声敲醒，牛群哞哞叫着经过我那小水泥屋旁的沙土路，水泥屋与周遭的土墙屋形成鲜明对比，显得鹤立鸡群。邻居在室外厨房炸油饼，热花生油正滋滋作响。回教徒们摇着铃铛穿越吉地吉斯（Guidiguis）这小村，几只公鸡也加入他们的行列。沙漠里的沙粒甦醒，将我们团团包围。妇女们提着水桶到井边接水，闲话村中消息。虽然我只会讲几句福福语（Fulfulde^①），但听得懂村民正在议论我这新来的白女人。“Nasara, nasara。”她们说，我觉得那字眼好刺耳，她们的口气也令我骇然，因为 nasara 是“白种人”的意思。我原本期望能融入这个社区，现在却觉得事与愿违。

① 福福语为福尔贝族（Foulbe，亦拼作 Fulbe）所说的语言，福尔贝族亦称福拉尼族（Fulani），是分布于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及塞内加尔、喀麦隆、乍得等国森林地带的游牧部落。

我不想成为外人，不想饱受恐惧，也不想抗拒这场奇遇，我想成为这块沙漠、这座村子、这些种族、这群欢笑儿童里的一分子，我的肉体充塞着非洲灵魂。

眼角闪现一条带有黑色与橙色斑纹的大蜥蜴，我转过头去瞧个仔细，这条蜥蜴在我梦里出现过！那是个梦吗？也许是灵魂飘到了前世与来生之间的某一刻吧。蜥蜴纹丝不动，陷入冥思，它高踞在一根树枝上端详这村子，上帝赐给它的那双眼睛正在监视我们的一举一动，细听我们的种种想法，目击我们的虚幻梦境。

我紧盯着它，突然，它移动身体，闪电似地穿越树枝爬了下来。我揉揉眼睛，打个哈欠，伸伸懒腰，凝视朝阳。

我发现我已衷心爱上此刻。

我呼唤我的灵魂前来欣赏。

我的灵魂应声而至。

它先透出柔和的光，然后渐次发亮，散放温暖，与在空中冉冉上升的太阳相互呼应，无限延伸。

我听见邻居开门，把木条床收回家里，并架好户外盥洗室准备梳洗的声响，不觉莞尔。伊弗斯、葛萝提蒂和他们四岁的儿子艾立克斯虽是喀麦隆人，但在喀麦隆^①最北角的这座小村里却成了异乡客。他们昨晚半夜醒来，带着食物、

① 喀麦隆全名为“喀麦隆共和国”，为非洲西部国家，南邻赤道几内亚、加蓬、刚果等国，东界中非共和国，东北与乍得相交，西北与尼日利亚接壤，西南则是滨海。全国分为十省，首都雅温得。宗教以当地信仰为主，少数人为基督徒和回教徒。官方语言是法语和英语，多种地方语言也通行。货币单位为中非金融合作法郎，简称 CFA。

冰水和微笑前来问候过我这初到的新客。

我穿上花色鲜艳、红橙夹杂的非洲服装绕过院子侧面，再走到前门打开门锁。几个孩子一见到我，都停下脚步不朝井边走。大家看到一个白女人，都大感意外，难道没人知道我要来吗？我的皮肤虽是浅褐色，但是对于前来欢迎我、想看看我到非洲第一夜过得好不好的一些邻居来说，我的肤色却是白的。以后我要告诉他们，我的祖先来自纳瓦荷族（Navaho^①）与西班牙。到时候，他们也许可以用福福语和塔埔里语（Tapouri^②）向村民解释我根本不是白人，但目前我愿意接受 nasara 这字眼，把它当做是对一名“和平服务团”（Peace Corps^③）义工兼高中英文老师的称呼。

我听见艾立克斯唱着法文歌向我家走近，其他孩子正拿着一根棍棒追逐几个铁罐，牛群在我的户外盥洗室附近吃草，几只公鸡在追赶母鸡，白蚁们则在我的床上磨牙。

白蚁在蛀我的床？

我靠上前抬起木床一侧，听见一阵噼哩啪啦的碎裂声，活像某人正在大啖一碗香脆玉米片。我犹豫地把床抬起来又立即放下，因为有一大群密密麻麻的白蚁正在床架那些美味的木条上大快朵颐。

西非原来是这般情景！

① Navaho 亦拼作 Navajo，是美国最大的印第安部落，居留地横跨亚历桑那、新墨西哥、犹他三州。

② Tapouri 为喀麦隆北边传统部落塔埔里族所说的语言。

③ 和平服务团是美国肯尼迪总统提议成立的服务组织，参加该组织的青年男女都前往开发中国家进行援助活动。

那条蜥蜴从树上爬下来欢迎我，它点了点头，邀我一起参加这场前途未卜的探险。除了轻笑与跟随，我能怎么办？

【2】蜥 蜴 说

破晓时分，我的好梦都被赶跑，
就像扔到擅闯私地玩耍的
儿童身上那些石块一般。
一辆轰隆作响的卡车震醒了
一个个被夜间汗水湿透的脑袋，
一双双黑色的眼睛倏然睁开，
仿佛世界末日就要临头。

卡车司机与乘客都是塔埔里族，
也是出身于丛林的工人，
他们坚硬的双手裂痕斑斑，
有如尤加利树龟裂的树皮，
那些手曾在沙漠的棉花田和小米田里
挖过泥土，栽过种子，采过作物。
此刻，一位丛林部落人士的双手
正紧握着一圈方向盘的橡皮，
坐在一片不见雨刷的玻璃窗后。

卡车沿着灰沙四布的道路蜿蜒而行，
路上一群灰头土脸的孩子
头顶着空桶走向水井，
几个赤脚孩童高声喊叫，
从路上飞奔而过。

卡车嘎然止住，
倒下车上装载的沙子，
将我的土地掩埋得像座
为死者起造的金字塔形坟墓。

这块空地是我那有太阳、沙、石的沙漠王国
仅存的遗迹。

如今塔埔里族夺走这块土地，
盖了一座给外国人住的房子。

最初，这块土地属于
蜥蜴、蛇、花生和小米，
一场大战结束，
才画出假想的疆界，
就像儿童在一根根线条外围着色那般
画出一个个国家与国籍。
塔埔里族被迫迁移，
他们背着家当，
徒步穿越新疆界，

来到一个杳无人迹、阒无人声的地方。

我欢迎他们，
提供他们见识和探索。
如今他们却用水泥侵犯我的土地，
为的是兴建一所住宅送给一名美国人。

他们为了一个陌生人而牺牲我，
这陌生人是个不了解自己是谁、
不会捍卫塔埔里小径、
也听不见塔埔里族痛苦心声的人。

现在，我徘徊在这干旱、贫瘠的土地上，
像个遭人背叛、牢骚满腹的孤魂野鬼，
它生命结束得太快，

没有可以回去容身的肉体，
也没有未来目的地，
而是住在一座未曾镌刻姓名，
也无人献上鲜花的墓园里，
那儿没人听说，
也无人记得这起猝死事件。

一条蜥蜴能做什么？

我没有声音可以唱出我的忧伤，
没有眼泪可以哀悼我的损失，
也没有翅膀可以让我远走高飞
或覆盖躯体安眠。
我只有梦想与憧憬可以赠予。

但是塔埔里族再也不渴望这些东西了，
他们要的是一个由尖声怪响的机器构筑的世界，
为的是建起另一片家园，
以有别于延伸至这片荒地之外的那条沙漠地平线、
他们声称“一文不值”的那个家乡。

但我并非毫无价值，
这片沙漠是块具有生命的地方；
我们蹒伏于时空之间生存在这片
我们渴望手舞足蹈的地方。

对塔埔里族来说，我不过是条爬虫罢了，
他们不知道我是
一个医生，一名巫师，

打从开天辟地起，我就生存在这儿，
而且我将长命百岁。

活得比另一个踏上这块土地的陌生人还久。

眼前这位陌生人或许愿意听听我的话，
我也愿意与她交谈。
如果她肯倾听，我愿将我的美梦送给她。

【3】成了大象

我背倚着墙坐在前廊一块水泥砖上，观赏正在我家侧邻一条路上嬉戏的孩童，许多孩子都一丝不挂。他们嘻嘻哈哈地互相追逐，并用塔埔里语高声喊叫，鼓胀的肚皮随之起伏。

最小那名赤条条的男孩肤色极为黝黑，使他几呈蓝色。他像其他所有男孩一样剃了个光头，粗糙的脚上东一块西一块皴裂的白皮，那是一双从不知道穿鞋是什么滋味的脚。枯黄的野草地里有样东西吸住他的视线，他匆忙跳过去弯身斜睨了一番，然后对着别的孩子大喊，叫他们赶快过去。孩子们停止追逐游戏，奔向那名光着身体的小男孩。大家一到，他就像个佛光四射的弥勒佛般从草间跃起，手里抓着他发现的那口亮晃晃的铁罐。孩子们围在四周看他展示这样宝物，现在他们有了一件重要道具，需要想个新把戏来玩了。大家笑成一团，兴奋之情犹如石子跃过水面那般荡漾开来，我知道我已被他们的笑声感染，但愿有人过来邀我同乐。

一个年纪约莫五岁、长了一身结实肌肉和两颗甜美笑窝的小女生重新绑好下坠的纱龙裙，围住光溜溜的肚皮。正当此时，她看见另外一样可以完成这项游戏的东西。她拾起一